

# 追寻心灵的净土

杨伟民

作者赐稿

-

《…sorry》故事发生在在苏联解体前后，全剧总共只有两幕，两个人。尤拉（焦晃扮演），曾是个失意潦倒的文学青年，魂无所依地旅居海外 20 年，与故土没有任何联系。他突然从耶路撒冷飞回莫斯科，想在这个曾经熟悉却又“一切都变了”的祖国，寻找自己大学时的初恋情人英娜（冯宪珍扮演），并准备把她永远带走。在我们看来，这是个饱含怀乡忧愁的老式悲喜剧。

前苏联时期，有那么一些怀才不遇的诗人、作家、艺术家……不满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，不肯趋炎附势，投其所好。他们中有的浪迹天涯，在国外寻求发展，过着醉生梦死、得过且过的生活；有的固守现状，宁可在国内穷困潦倒，也不愿出头露面、委曲求全。他们各自都在苦苦寻求着心灵得以安宁的净土。解体后，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入、社会价值观的改变，俄罗斯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小的心灵冲击，他们要么回国寻找昔日的梦想，要么仍然隐居原地，甘愿清贫。观剧前，你如果不了解这些时代背景，不清楚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，要把握全剧的情节脉络、理解剧中男女的喜怒哀乐，将会有一定难度。

剧作家将一个充满诗人情怀的理想主义者英娜，以太平间护理工的形象出现，把故事发生地放置在停尸房这样一个特定的场所，无疑显得很另类，它能营造出既可笑又可叹的观剧效果，为同时挖掘悲剧、喜剧元素提供了方便。他们在教堂举行婚礼后，英娜仍然回太平间值夜班。别出心裁的新婚夜和醒来后的双方选择，构成了整部话剧的情节基础。

故事决定了的特殊环境，使舞台空间设计受到种种限制，导演采用纯现实主义的手法，将角色安置在蓝灰色基调的地下室内。在肃穆得近乎萧飒，淡素得近乎凄凉的氛围中，停尸间大门上巨大的红十字图标，以及左侧扶梯顶部、木桌上方闪射出的淡黄灯光，给观众以丝丝温暖的慰藉；顶棚紧紧缠包着绷带的粗大排气管，以及右侧发出沉重轰响声的升降电梯，让人很快会联想起粗犷、豪放的俄罗斯性格。独具创意的舞台场景，为导演超越舞台空间想象的发

挥，演员收放自如的表演，提供了恰如其分的美学意境。

尤拉身着中灰色长大衣，从电梯里快步出来后，大叫一声“英娜”，并将一支鲜红的玫瑰举向她：“献给你”。演员高贵的抒情气质，潇洒的形体动作，真实体现了剧本风格，一下子就把观众带到了故事中去。尤拉尽管在以色列接受过割礼，照他本人的话来说，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犹太人，但精神与物质世界的失衡，让率真的“本性”倍受煎熬。20年来始终未忘的女人，始终想说的俄语，招致他此刻的神采飞扬，也就不难理解。

第一幕情节很简单。他在太平间里的洞房花烛之夜，想说服她跟他走，而她要进行选择。

因为英娜拒绝，没有一个来祝贺的朋友，简易的木桌旁，只有他们俩，新郎和新娘兴奋地喝着酒，聊着天，以自己独特的，不那么苦涩的表达方式，讲分开后各自的经历；回忆青春时代充满戏剧色彩的私生活；谈论许多涉及世界的大问题，从犹太问题一直到俄罗斯人的酗酒……他向听呆了的英娜露富、摆阔，为她编织了一个周游世界的美梦：美国、欧洲、北非、澳大利亚！他甚至为她办好了护照，买妥了机票，只等尤拉忙完最后的工作，明天便可乘飞机离开这个国家。而她显得很自卑、很理智，面对美好未来，不忘通过“假怀孕”给自己留条后路。

尤拉内心潜伏着沉重的负罪感，总希望英娜能多了解自己、接受自己的过去。他让英娜穿上奢华的婚纱；将不堪回首的往事，和已经有妻子的尴尬，巧妙融合在自己的新作中，大声朗读；英娜则费尽心思，想搞清书中一个叫罗拉的女人，到底是什么人。他们憧憬着、梦想着……时而唱起昔日的情歌，时而跳起优美的华尔兹，她想穿着婚纱去开死亡证明，他想躺在推尸床上跟新娘调情……玩笑开得越大，太平间的女诗人越是钟情于他，越是想理智地设计未来的一切，他们的两重唱、双人舞也就变得格外深沉、格外内敛……

真正复杂的情节只是出现在第二幕。加倍增多的双人对话中，摆在英娜面前的去、留问题，必须彻底解决。

当尤拉从推尸床上一跃而起，宣告“尤拉已经死亡”时；当英娜歇斯底里地将太平间门上，尤拉所画的美国、欧洲、澳大利亚图形擦得无影无踪时，观众很快明白，他们的一夜美梦彻底消失，假怀孕、装死亡的游戏难以继续。

尤拉恢复了理智，承认自己娶了怀着意大利孩子的女人……他马上得去伺

候美国老板的早餐，刻不容缓。这个事实上的商人，从漫无边际的浪漫很快回到了鸡零狗碎的现实中来，他清楚，唯有带走岁月无法抹去的心中最爱，才能找到久已失落的灵魂归宿，他忘了自己重婚者的不光彩身份，忘了考虑英娜的无处可去，一味地期待着、哀求着……

而上一幕处于清醒、审视状态的英娜反而变得无以自控、躁动不安，因为她无法离开自己的所爱，她不能眼睁睁看着刚刚维系起的精神支柱倾斜、坍塌，她要写诗、她要享受纯真的爱恋，让毕生以求的精神乐园得以呈现。冯宪珍把这个角色表演得淋漓尽致，她先是强颜欢笑，以酒自慰，三杯干完后，又流露出女人的怅然若失，当观众看到她泪流满面，自贬自抑地叙述自己所经历的三次婚姻时，观众无不为之唏嘘！她说：“我有第二个丈夫，那是我们共同的同学，他死了，他才是真正的诗人，已经没有人记得他，只有我知道他葬在哪里”。英娜说的第二个丈夫似乎就是尤拉，那个单纯向上、过去的尤拉。英娜在平庸生活中从未屈服，始终抗争，她靠写诗歌和读普希金作品支撑自己的精神生活。这样一个角色，被冯宪珍拿捏得十分到位。

因为有那个可恶的罗拉太太，面对尤拉的哀求，英娜只能回答一句：“看来，我在这儿忍着过，没有错”。尤拉苦苦哀求、死死说服，此时尤拉开始变得激动、亢奋……焦晃即使在塑造绝望中的尤拉时，也没有采用过多夸张的情绪表演，而是借助人物的下意识流露，由内而外，着力刻画一个灵魂迷乱知识分子的心灵挣扎。低沉并非消沉的台词、适度而精到的形体语言，透露出浓浓的抒情气息，使角色始终保持着一一种动人质素，令人叫绝！英娜问“到了那边我能干什么？”尤拉答：“在美国可能没有诗歌，至少太平间总有的吧”，绘声绘色、幽美风趣的一句调侃，令原本带有悲剧色彩的话语，显现出了明显的喜剧效果。

尤拉的一声：“我们的歌已经唱完了”，英娜的一句“嘘……一句话也别说。”，似乎让我们在安静中能听见当年那些理想主义者的咏叹和感奋，虽有失望却非绝望，因为理想依然在召唤。观众看懂了，他们要寻找的心灵绿洲，其实就是能无私承载他们失落灵魂的祖国——俄罗斯。